

## 琴台客聚

韓國外國語大學要做我個人的文學事業研討會，其中涉及我的報紙生涯部分，一直沒有時間好好整理出來，趁春節期間，我憑記憶，做了一番概述——

我於一九六六年在漢華中學畢業後，由一位同學的媽媽薦引，進入《正午報》做實習校對。

這是編輯部最低級的職位。

我被安排做夜班校對，由晚上九時上班，到翌晨五時許才下班。

夜班校對組只有三人。主任是單眼的「獨角獸」——這是我給他的諱名，還有一位早年從上海灘移民香港的中年女士——她喜歡別人暱稱她為上海姑娘。

上海姑娘每天上班都穿一襲高衩的旗袍。她喜歡交叉腿而坐，一條皎白皚皚長腿赤裸裸地晾在那裡，惹得一位夜班老記者經常過來用上海話與她搭訕，並賊眉賊眼地直瞅着那雙雪白的長腿嚙口水。

她對老記者往往擺出一副不屑的表情。可是，她有時卻故意挑起話柄，刨根問底地問起我的身世，使血氣方剛的我，也不免感到心旌蕩漾。

上海姑娘一般做到十一時許便返家，剩下我與「獨角獸」。

說校對主任是「獨角獸」是我故意編派的。每當上海姑娘走後，他便一邊校對，一邊發

## 我的見習校對工作

出類似「死死死……」的嘶啞聲音，像一頭困獸在子夜過後低吟，直教人毛骨悚然。

「獨角獸」不知出於什麼心態，每當我在單身宿舍酣睡的時候，他特地跑到我的床沿，用腳死命踏幾下，一俟我給嚇醒，他便溜之大吉。翌晚見到「獨角獸」，他還是保持慣常的謙和笑容——這笑容也帶幾分詭秘。後來有人告訴我，他在國民黨當過小官。

由於上班時間的日夜顛倒，加上校對室兩位怪人，令我經常處於忐忑不安的恍惚狀態。

「獨角獸」編排我校對狗經。當年香港的報紙大都闢有馬經與狗經專版。

馬經是英女王御准的香港賽馬會舉辦的賽馬貼士和馬賬；狗經是澳門逸園賽狗會舉辦的賽狗貼士和狗賬。

《正午報》的狗經貼士聽說在香港芸芸報紙中最準確，兼具權威性。狗經的篇幅足足佔了一整版。內容主要是每隻格力狗過去每場比賽的成績——譬如每隻狗跑畢全場是幾分幾秒，也叫狗賬。主要是給賭狗者參考。可以說，我的主要工作是校對狗賬。每天都與狗賬打交道，我雙耳除了樓下印刷廠的轟轟聲外，映入眼底便是一堆堆像螞蟥般的數字，還被要求不能有一點差錯，以免貽誤賭徒。

（《我的報紙生涯》之一）

## 爽姐私語

這個春節一直在醫院來來往往，親人有病，在公立醫院進出，一再麻煩了救護人員和醫護人員，實在不好意思！每次麻煩救護員來送親人入院急救。每次都感受到救護員給我們伸出援手那刻的感動，他們細心照顧、細心了解病者的狀況，他們會跟我們說：「不要覺得不好意思，每有急需我們一定能來幫手的，我們都為市民服務。」

到了急症室，便會發覺醫護人員之萬能，大堂內坐滿人，救護車又不斷送來病人，高峰期擠得水洩不通，替病人分流的醫護人員團團轉，到病人分進醫療室，再到有需要入急救室的，我們家屬看着都覺頭暈眼花，更何況是要有七手八臂的醫生護士以及其他的醫護。

經過一次又一次地進出公立醫院，我們便得學會如何去體恤醫護人員，學會在他們的角度去看，而不是一味抱怨一味

## 路地觀察

兩個孩子在五歲前學懂踏單車，不得不又多謝平衡車的功效。太太小時候用過輔助輪，但用後更難學腳踏兩輪，所以只是小時候讓他們玩過三輪車，之後便直接過渡至平衡車。

兩個兒子的進度也是差不多，三歲半開始玩平衡車（Balance Bike），我們不是每星期都有帶他們玩，一個月可能只是三、四次。大兒子比較快掌握到，因為很喜歡速度，但也比弟弟跌得多。弟弟起初不太熱衷，完全沒有意慾駕駛平衡車，只是拖着車慢慢行，轉捩點是有次換了公園，刺激了他對新環境的興趣，開始更多滑行，不久後便學懂了。

香港有不少單車公園，一些是仿照路面情況的，一些是有斜坡的，這些公園比平地及單車徑更多變化，對引起及推動孩子學好平衡車都起了作用。學懂平衡車，



■游泳也是學平衡的一種運動。 作者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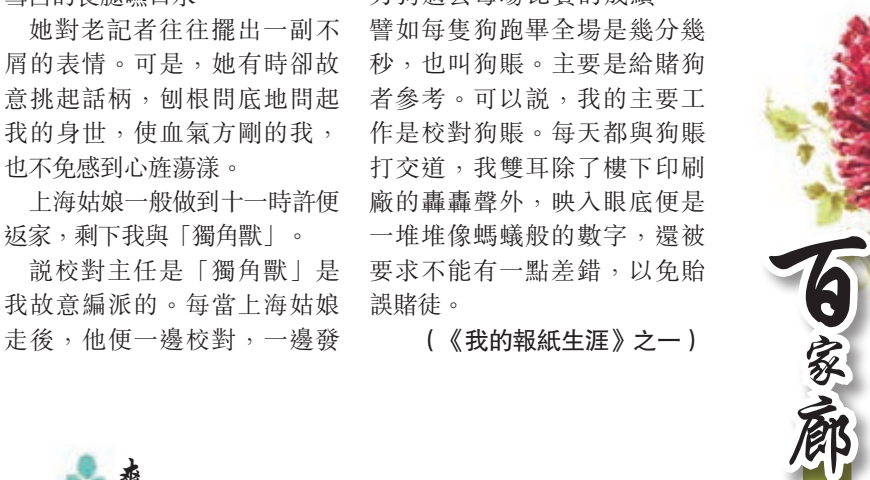
## 在急症室

投訴！事實上他們也確是身不由己，公立醫院的問題不是今天才發生的，可是這麼多年沒人徹底檢討改進，積弊至今，就看幾時會爆煲吧！

積下問題不改變，最基本是人的問題，一直不肯改善，那又怎麼可能讓前線醫護好好地工作，好好地照顧患者呢？病患得不到好好地照顧，同樣出更多問題。

看着擁擠的急症室，很是心痛！我希望醫生第一時間來看我的親人，他也希望醫生第一時間看他的親人，大家的表情都很焦急，卻又不能催，不能躁，那是一個多麼難過的時候。

親人病情控制住了，本來要入住深切治療病房，可惜已經額滿，只能轉去內科病房，其實病房也塞滿人，好艱難騰出一張床位，他們都盡了力，我們也不能再要求。大家只好盡量遷就，盡量包容，盡量照顧！



## 百家廊

付秀宏

十多年前，我知道蠟梅是能活五百年的長壽樹種，當時有些震驚。詩國梅的氣質，不僅體現在開春的紅梅、白梅上，更有黃暈蠟梅的無限妖嬈。作家阿來說，春節前後，成都有一景觀，街上會瞬間冒出很多花農賣蠟梅。不由想起清代普荷的梅花詩：「無事不尋梅，得梅歸去來。雪深春尚淺，一半到家開。」現在，不用像古人一樣尋梅了，只消到街上轉轉，便得「一半到家開」。

在散文《蠟梅》中，余秋雨對剛出嫩黃花瓣的一枝蠟梅進行動人描寫，在淡淡的晨曦中，「清香已把大家都攝住」，他特別用了一個「攝」字。這個「攝」字作感動天地意，這裡讀來卻有鬼神之魅，懾服之至。「故意吸口氣去嗅，聞不到什麼，不嗅時卻滿鼻都是，一下子染透身心。」枝幹蒼虬有致，黑黑地纏滿了百年的溝壑，「花瓣黃得不夾一絲混濁，輕得沒有質地，只剩片片色彩，嬌怯而透明。」

對蠟梅的「蠟」字，我原本的印象，僅是蠟黃這一層，後來才有玲瓏生動、呼之欲出的新感悟。所以，古人賞蠟梅是慢生活，像欣賞活的蠟像館一樣，也是大生活。要「尋」—「得」—「歸」，一樣一樣來，所以開到一半的蠟梅就好。而今人，把賞蠟梅變成了生活的縮寫，尋蠟梅一段略去，體悟一段又空白，只取蠟梅花怒放一段。放置在花瓶中，僅得小小情趣，或者一點兒淺笑而已。

當然，時下也有文人雅士堅守——在數小時節到曠野中去，會晤並領悟蠟梅。不但在晴的日光下去看，陰雨天也要去，更有些癡者在月光下細細品味。要的就是周遭暗暗、靜靜的那種情氛；月在頭頂懸着，彷彿有穿透力似的。此時，梅香方顯聖潔，晶瑩剔透的蠟梅花瓣與淡黃如夢的月心月影遙遙相對，好似一對戀人。一枝蠟梅數九開，無邊風安撲而來。一朵又一朵蠟梅花——像蠟梅樹久遠生命的新孕精靈，它們撲閃着嫩黃色的翅膀，鮮活地動着，甚至笑出了小小的聲音。

賞蠟梅的人，當然要得淺笑，更要這般深意，才不枉五百年蠟梅樹年年不忘的心境。如果是雪天賞蠟梅，有冷才有真味。「觸目

## 酸民，你沒事吧？

許多國外名人會拍攝這樣的影片：自己一邊讀網絡的負面留言，一邊給出回應。影片有趣，往往令大家津津樂道。可惜，若讓天命拍攝這種主題，恐怕會把大家悶壞了，皆因網絡上針對天命的負面評價，幾乎千篇一律：「老千」、「騙子」……說來說去，也不過是這些詞彙而已。

朋友告訴我，這種隨意發表仇恨言論的人，可稱作「酸民」。天命近年來也做了不少網上訪問，許多學生、家人、朋友看到一些不堪入目的留言，都替天命打抱不平：「師傅，你為何不回擊？要不你多發一些正面評價，把這些『負評』都『洗掉』吧！」但實際上，天命幾乎沒有回擊過，也不想弄虛作假般製造大量「正面評論」。

如此淡定，於是便有朋友說：「師傅，看來你功力深厚，完全沒有放在心上吧？」天命不是被虐狂，也絕非聖人，看到這些評論，心中當然也會泛起波瀾。由於習以為常，心態比平常人復原得要快一些，但當下一次再有石頭扔來時，仍不免會重新激起浪花。

若以他人的評價來決定自己的生活，只會令自己徒添煩惱。與其影響心情，不如索性不看，天命更希望家人朋友也盡量別看，否則他們難過，我也要絞盡腦汁安撫情緒。

其實，天命十分歡迎大家與我討論玄學，也歡迎提出不同的意見，互相學習。只是某些純粹謾罵、仇恨的言論，並非理智討論，又能有什麼學習意義可言呢？這些躲在鍵盤後面的懦弱「酸民」，在自己的生活中沒有建樹，就讓他們在網絡發洩，得到自以為有用的「成就感」吧！

那麼我從中能獲取什麼益處？當然沒有，但天命不妨「正向思考」：酸民的攻擊，讓我能把這件事與各位讀者分享，還能從中賺取稿費，這也勉強算是唯一的「好處」吧！

## 一枝蠟梅數九開

橫斜千萬朵，賞心只有三兩枝」，能在這種情形下，愛上三兩枝，已幸得知音了。「曉日初長，正錦裡輕陰，小寒天氣。未報春消息，早瘦梅先發，淺苞纖蕊。搢玉匀香，天賦與，風流標致。問隴頭人，音容萬里。待憑誰寄。一樣曉妝新，倚朱樓凝盼，素英如墜。映月臨風處，度幾聲羌管，愁生鄉思。電轉光陰，恨信道、飄零容易。且頻歡賞，柔芳正好，滿簪同醉。」宋代詞人喻陟的這首《蠟梅香》詞，幾乎把蠟梅的清芬和鄉愁寫絕了。

「天地寂寥山雨歇，幾生修得到梅花」。寒梅入得心境，人與蠟梅一樣清。要憑寄深情，必去追訪臘梅花開放地。所以，訪蠟梅要趁早，要到現場去。「訪梅要趁早」，何意？梅花以開在臘月的蠟梅為尊，蠟梅通常是默默開的，那淡淡的黃色，在不經意中綻動，卻能讓你最早聞得幽香。梅花乃雅物，賞品之外，首推一個「探」字。探時，必有難處。譬如，那時蠟梅只在山間的窈窕枝頭，要發現，才能看到點點梅星、梅眼。

賞蠟梅，更要求攝心儀之人「到現場去」。當然，多數人最歡喜的現場是「蠟梅新上，映枝頭」。倘若賞梅不遇，探得一二春消息，回去報與家人聽，一樣是入乎心坎，別有一番所得。蠟梅與雪同生，是素淨之花，只有素淨人才會有大欣賞。因而，賞梅老人有一句妙語「花稀有風骨，半開最難韻」。

賞蠟梅入心最妙，要不得濃烈，甚至可以有點兒小遺憾才好。蠟梅的濃淡香氛，在微帶刺痛感的寒風裡似無若有，守定寂寥，釋釋着細碎的夢想。恰如清代詩人袁枚所言：「只憐香雪梅千樹，不得隨身帶上船」，那份依依不捨、情思綿綿，才是識得了梅花魂的心曲呀！

余光中《鄉愁四韻》這樣寫道：「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，酒一樣的長江水，醉酒的滋味，是鄉愁的滋味，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……給我一朵蠟梅香啊蠟梅香，母親一樣的蠟梅香，母親的芬芳，是鄉土的芬芳，給我一朵蠟梅香啊蠟梅香。」蠟梅香與長江水，並列於余光中的鄉愁譜，原本這色似蜜蠟的花樹——其異名就是黃梅樹；黃梅之香與黃河母親之於華夏子嗣，是如此相似地具有中國氣質！

有些朋友誤認為蠟梅是梅花的一種，這是

## 水過留痕

女歌星菊梓喬在 去年《勁歌金曲》頒獎禮獲最受歡迎女歌星獎，馬上成為香港樂壇議論紛紛的焦點人物，尤其是與同屬一家唱片公司的女歌星吳若希之「一姐」位置屬誰？雙方粉絲在微博上「互撕」，特別是頒獎禮後某個晚上，有傳媒拍攝到菊梓喬在公園似壓力爆煲而「爆喊」的情景，結果一片指責是「炒作」的罵聲向菊梓喬撲面而來，令本來已鬧得沸沸揚揚的是非非，再度升級了。

出道三年的菊梓喬唱過多部TVB電視劇主題曲和插曲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，有樂壇中人表示：「其實菊梓喬的聲線和唱功，業界對她有不少的好評；多年前見她在旺角東站附近和某樂壇組合在街頭獻唱，也被她的歌聲所吸引，樣子多愁善感的她更有一對『迷離』的眼睛，似磁石般吸引着大家駐足。當然論外形菊梓喬不完全是偶像派，但實力派歌手中肯定有她的位置，如果

## 樂壇強強聯手

她沒有這樣的實力，TVB亦不會讓她主唱電視劇的主題曲啦，你以為TVB傻的！？」

另一位音樂作曲填詞人感慨地說：「什麼是是非非？大部分都是人為造成，是非中的主角人物只要抱着平常心，所謂容人乃大，何必呢！何必呢！傷人又傷己，而且每個人的成長環境不同，際遇各異，融洽相處才是共贏的王道。」不是長氣老土地話當年，事實上當年香港樂壇視為實力唱將，仍可憐惻惻相惜教樂壇百花齊放，更用自己的能力扶持新人上位。

唱片公司為旗下歌手爭取機會，大家都能接受和理解，因為演藝界任何時候都需要生力軍，而作曲填詞人亦非常心水清，哪位歌手最適合演唱哪首歌曲，早就心中有數，就算唱片公司不去爭，作曲填詞人也會主動跟唱片公司聯絡，演藝界新人輩出，業界是樂見其成，更渴望見到「強強聯手」為業界擦出新火花。

不對的。蠟梅和梅花，分屬於不同的科，蠟梅屬蠟梅科，而梅花則屬薔薇科。蠟梅花瓣，一般呈淺黃或黃色，朵兒小、單薄，輕輕摸上去有蠟質感，卻可馨香四溢。蠟梅衝寒而開，香氣濃而清，艷而不俗。曾有詩讚曰：「枝橫碧玉天然瘦，戀破黃金分外香。」藏得一縷詩心，到梅園走走，看看，一個人的身心——便浸透了蠟梅香。「少熔蠟淚裝應似，多蒸龍涎臭不如；只恐春風有機事，夜來開破幾九書。」由此可見，蠟梅之香與龍涎香有得一比。

雪天懸崖松刺透，鵲黃蠟梅醉吐香。冷虐風號愈凜然，花中氣節最堅高。冬季到來，寒風凜冽之時，蠟梅花傲霜競雪地怒放着。數九寒天，蠟梅悄然動身，群芳吐蕊，素心鏗骨，一場又一場的雨雪如期而至，風雪之中尤顯俏麗俊逸。蠟梅花為百花之先，歲末衝寒綻春光，因之亦號「一品九命盟主花」。

今人送花講究花語，蠟梅的花語寓意為堅定的慈母之心，也借喻高潔、澄澈、獨立的心靈修為，對那些為人有浩然正氣者最為契近。在嗅覺上，蠟梅香氣比淡雅的梅花香來更濃烈些，彷彿有黃河母親的因子一般，真切而深沉。所以，很多人喜採幾枝蠟梅，插入房間書桌的花瓶，讓幽香瀰漫，心曠神怡，陶冶情操。蠟梅香與細密、濃烈的桂花香相比，有些切近，只是桂花香指向間適優雅，而蠟梅之香——多了些許沁人心脾的冷冽，堅貞之美是也。

蠟梅花，分為素心蠟梅和葦心蠟梅。花瓣、花心、花蕊都為黃色，花心、花蕊無雜色相混的叫素心種；外瓣為黃色，花心內瓣中心泛紫色或紫色條紋，瓣尖而內緣紅褐，花心、花蕊不純正的，為葦心種。素心香淳而金貴，而葦心花小、香淡而賤，這種素葦區別，讓蠟梅花富有人格修為高低的寓意。

蠟梅原產於我國中部，華中乃蠟梅的故鄉。因在臘月開放為多，蠟梅花故亦稱臘梅花。有些早綻的蠟梅花，入冬即開，出冬則凋零；可貴的是，它們愈寒愈烈，遇雪愈強。在寒冬臘月的夜裡，風掃着田野，蠟梅花站在山坳之中，與鋤頭、石磨、牛車和門上福字，靜靜地，正承接着雪花的飄落。那寧靜中的一抹金黃，匯成了微笑時的燦爛；這一點與國人的性格十分相近，它應是與龍一樣生生不息的中國圖騰！

## 燈下讀詩

境、情感各美其美，又渾然天成。

詩人說，春天總在夜裡老去在清晨獲得拯救/碎落的一地嫣紅從冬天開始倒敘時/被遺忘的詩行起死回生（《春》）；詩人又說，狂草幾筆夏荷/留作秋的鎮痛劑/照亮冬野（《綠夏》）；風和日麗的晝白/擠滿甜美的陽光/與沒有聲音的思念/等秋葉瘦去（《等秋葉瘦去》）；世界隱藏在白茫茫之後/編織一個童話叫純淨/有幾顆晶瑩攜早春立在枝頭/渴望一場紛飛漫漫如拷問命運的霜刀/（《相信一場雪的天真》）。從明媚到凋零，從一地嫣紅到白茫茫隱藏了的世界，詩人的眼睛裡，春有花繁葉茂，夏有綠荷迎風，秋有枝瘦樹寂，冬有霜降雪飛。四季的顏色質樸本真，生命的真諦簡單平凡。

詩人說，黑夜擅長顛覆/猶如秋天擅長俘虜/月光下的一杯液體擅長誤傷（《霜降十四行》）；有一扇窗/開啟倉促的午夜/你相信人間還是你來時的模樣（《那夜風亂》）；不是風景/就是歲月/暗夜捉刀而來/劈開月色/一地故事（《懸崖上長一朵花》）。白露為霜的蕭瑟；夜深人靜的焦灼，月華如水的孤寂，都在詩人筆下營造的意境裡，讓人恍若身臨其境，又感同身受。

詩人說，借一場冬雨的哀怨/以任性的濃烈/譜

寫蜿蜒的思念/讓瞬間的頓悟墮入凡塵（《故鄉》）；人生很短/憂愁很長/你煙熏的背影太美（《你煙熏的背影太美》）；在暗夜中寫詩/一邊寫一邊抹去/月兒熟知一切/不需要任何證明/而風一定來過（《一首詩形成的歷史》）。哀怨、任性、憂愁、思念，是人生而便有的枷鎖，永遠無法擺脫，詩人戴着枷鎖坎坎坷前行，卻能在詩句裡，捕捉到情感上的超脫。

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。女詩人的性別氣質，賦予了詩句獨有的感染力，四時陰晴，季節更替，久別重逢，雪地漫步，落在詩人的眼裡，萬物有靈，刹那甦醒，附着在詩人過往的閱歷上，時空閃回，久違的情懷潛滋暗長，凝練成一行行的詩，文字淺白清麗，情感溫熱真切。彷彿聽雨烹茶，几上茶湯清冽，窗外雨打葉尖，一室清幽，愈發顯得茶香詩好。

香港喧囂，百物騰貴，路窄屋密，行人匆匆。芸芸眾生多為生計所累，常日奔波，難有閒暇放慢步子，得以探頭鑒月側耳聞風。詩人長居香港，能於車水馬龍之中，聽見清音繞樑；能於人頭湧湧之際，貪看美人背影；能於忙忙碌碌之中，看見靜流水深，自是有一番超然物外的篤定和氣定神閒的才思。